



猎鲨2号



潘茂群／著

布老虎丛书·长篇小说

春风文艺出版社

55767

猎鲨2号

潘茂群 著

春风文艺
出版社
1996年
沈阳



江城子

图书在版目(CIP)数据

猎鲨2号/潘茂群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6

ISBN 7-5313-1618-8

I. 猎…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869 号

猎鲨 2 号
LIE SHA ER HAO

著 作 者: 潘茂群 印刷总监: 田淑荣
责任编辑: 安波舜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邓荫柯

出 版 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 110001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印 刷 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 30 号

发 行 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 420 千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7
印 数: 1—40, 000
版 次: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数: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618-8/I·1418

定 价: 25.00 元



布老虎丛书

猎鲨1号成功地兼并了美国的
M&G公司;

猎鲨2号把魔掌伸向长江中下
游地方主义势力,妄图控股轮胎工业
以华制华,从人才到原材料让中国人
再次付出血的代价

本书的故事决不是危言耸听。面
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溶入
世界经济的我们必须保持一份爱国
主义的清醒和理智。

目 录

1. 公园奇遇	1
2. 迷人的受训	35
3. 风流的东方快车	73
4. 失业	92
5. 艰难创业	116
6. 阴谋	146
7. SM 计划	166
8. 锋芒初试	188
9. 猎鲨	211
10. 巴林之夜	229
11. 输赢之际	253
12. 同床异梦	281

目 录

13. 开始攻击	301
14. 粉墨登场	321
15. 可怕的狼群	342
16. 背水一战	362
17. 加勒比风暴	383
18. 华盛顿传票	414
19. 决斗	442
20. 白衣骑士	461
21. 雪茫茫	487
22. 今夜月正圆	510
23. 尾声	537

一 公园奇遇

1988年5月8日

美国·休斯敦

身下的破报纸发出索索的声响，报纸下面的木板也随之发出一声呻吟，我终于从梦中被冻醒过来，吃力地翻一下酸痛的身躯，我又尽量把身体蜷成一团，恨不能两只手像蒲扇一样大，护住两肋和后背。5月的休斯敦夜间，竟然冷得让人无法入睡，这是我昨天晚上始料不及的。

昨天，我在休斯敦奔波了一天，没有找到工作。学院里的春假就要结束，我还没有挣到足够的钱维持到暑假。这令我十分的着急和窝火。

休斯敦，在我没有来美国之前，只知道这儿有美国的航天中心，著名的航天飞机就是从这研制。当我三年前来到休斯敦斯帕莱尔化工学院报名上学后，才知道休斯敦还号称“世界油都”。自从1947年在墨西哥湾钻出第一口海底油井以来，这里就逐步成为全美的石油和石油化工中心。全城人口170多万，年产石油1亿多吨。美国30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有29家总部或分

部设在此地。全美国油料供应总量的三分之一、乙烯供应总量的三分之二、人造橡胶供应总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和 60% 的基本石油化工产品都是由休斯敦供应的。这里还有世界排名第 11 位的巨大港口，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输出港。

作为一个工业城市，休斯敦被管理得很好：整洁的大街两旁，造型别致的高大建筑物错落有致。遍地的绿草和鲜花，连路灯杆上也装上花盆，茂盛的花草形成一团团的大花球，生机盎然。街头雕塑上的喷泉日夜喷涌着晶莹的水，据说主要功能是为了净化空气，消除城市粉尘和汽车废气。像大多数美国城市一样，休斯敦的汽车很多，但走在大街上并不感到呛人的废气排放，是不是与喷泉、绿地有关，我没有研究过。我只知道，休斯敦的化工研究所是世界一流的。还有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休斯敦的失业率高达 12.3%。一个外国留学生，没有绿卡，在这座城市里要找份工作十分困难。斯帕莱尔化工学院也不太景气，没有足够的奖学金供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去争取。所以，休斯敦再美丽，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休斯敦市南临墨西哥湾，碧波荡漾的海滩绿茵匝地，别墅成群，那里是阔人们的居住区。东面是著名的森林公园。在森林公园的西面不远处，就是休斯敦市的唐人街。唐人街规模不大，有点像国内的“小吃一条街”，只不过唐人街的中国餐馆比国内的个体餐馆要卫生得多，连窗玻璃一天都要擦两遍。我曾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有一天累昏了头忘记擦第二遍玻璃，结果便被客气地辞退了。唐人街上也有两家餐馆的档次稍稍高一些，装修得好一点。就是那种南洋富商式的装璜我有些看不习惯，总觉得有点儿土财主露富似的炫耀。有一次在这样一家餐馆打钟点工，随便冒了一句“干嘛弄得这么俗气！”不知怎么让那个马老板听见了，立即请我另谋高就（我一直怀疑他是借故

“炒鱿鱼”，但究竟为什么，我就弄不清了）。我只有自怪多嘴，心里着实痛悔了一阵子。那里的档次高，吃腻了牛排的美国阔人们便经常光顾，在那里打工收得的小费也比在普通餐馆要多。在休斯敦，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打工的留学生则很多，到唐人街来的尤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留学生居多。遗憾的是那三国的人在一起，可以抱成团互相帮助，中国人到一起则还是互相拆台，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向警察告密：谁谁没有打工卡，令人伤心。昨天，我下决心跳出唐人街打工的圈套，按照在斯帕莱尔学院同房间的同学詹森·班尼尔的指点，来到这东部的森林大道寻找工作。

从早到晚，我按照报纸上登出的招聘广告一家一家去上门求职，遇见的大鼻子们都客客气气地拒绝了我的请求，那脸色分明在说：走开，别给我们添麻烦。在休斯敦，因为墨西哥偷渡的人多，警察查黑户口的人也特别严。天黑了，我才察觉肚子饿，匆匆吃了两块三明治，找了一个自来水龙头喝了一个饱。捏捏口袋里剩下的 50 美元，想想白天温暖的气候，我便决定在这森林公园里的假山洞里糊弄一夜。回到学院至少要花 5 美元。这个冤枉钱何必花。我在一家住户的门前发现一些丢弃的包装板，捡来铺在假山洞里，报纸也是捡来的，自觉不错。因为累，上半夜睡得还行，可没想到下半夜竟会这么冷。

我终于熬不住寒冷，翻身爬起来走出洞外，来到草坪上。森林公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所在的地方就算作是公园的边缘了。我用力活动着僵硬的四肢，大口地呼吸着新鲜寒冷的空气，肚子立刻咕咕地叫起来，冷空气进入空腹中，更觉寒冷异常。于是我又回到假山洞里，坐在我的“铺”上，抱成一团。

来美国已经两年七个月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刚到的那一刻。当飞机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停稳，我和在飞机上认识

的章文汉、林子风、陈大斌等几个中国留学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望着机场大楼上的美国国旗，章文汉感叹地说：“真不敢相信，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异国漂泊的旅途！这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躲避和休息的‘家’。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奋斗了！”我望着美国旗帜，故作轻松地咧嘴一笑：“在国内，我就没有家。”

我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相约：苟富贵，无相忘！便在机场外各奔东西了。

我当即留在纽约打工。我的英语水平不错，三年的硕士研究生心血没有白废，我很快就可以在商店里胜任卸货、码货、打扫卫生的工作，在饭馆里刷碗端盘也行，在加油站等等一些服务性小企业也打过短工。到那一年的圣诞节，三个月下来我就挣了二千多美元，加上我原有的余钱，已经够我一学期的学费了。这不仅使我轻松地飞往休斯敦办完了入学手续，而且使我信心倍增。自觉还是有把握在美国生活下去的。谁知道在休斯敦打工是这么困难，缴完学费后两个月，我便不得不四处奔波找机会打工，否则，就没有生活来源。这两年多，就是这样学习、打工过来的，哪里还谈什么富贵哟。

东方已经泛白，黑黝黝的大森林里开始变成灰色，前面的草坪也现出了轮廓。森林里鸟儿未鸣，一片寂静。我抱住双膝，紧贴在胸前，以保持胸腹有一点温暖，开始借着灰白色的光线阅读身旁揉皱的报纸。一条大标题是：

日本首相昨夜抵华盛顿

副标题是：总统今晨已备好一碟难吃的小菜款待贵宾——
对日巨额贸易逆差正在激怒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旁边另一个大标题是：**底特律三巨头致函总统要求对日“宣战”**，一行小字说明：强烈要求总统以贸易保护对付别国的

贸易保护。

我无聊地又扭头去看另一边的报纸，那是一份《休斯敦星报》，赫然映入眼帘的大标题黑森森的：昨晚一名职业妇女在家门口被强奸后杀害，安德森警长又在声称一定能抓获凶手。登有受害者的照片，看不太清楚。下面还有一张男人的大照片，我以为是安德森警长，看看下面的说明文字，竟是巴拉通议员。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将他的照片和死者的照片排得这么近，便开始阅读下面的文字。

还没有读完，我忽然听见假山外面有人在用中文低声地唱歌。侧耳仔细地听听，确实有人在唱，那腔调十分古怪，嘶哑刺耳，说是在唱，不如说是拖长声调高高低低地在念。那声音飘忽不定，在这仍处于青冥之中的大森林悠悠荡荡地传来，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见鬼了。在这么早的时候，在美国休斯敦，竟然有人唱中国歌。我悄悄地走到洞口，一边谛听一边寻找着歌唱之人。

午夜光寒，晓来积雪平于栈。

西风无限，自起披衣看。

对此茫茫，不觉成长叹。

何时旦？

晓星欲散，飞起平沙雁。

我很惊讶，这分明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听他唱的曲调苍凉悲伤，似有无限心事难以倾诉。此地此情此景中，竟能遇到一位大唱古典诗词的同胞，恐怕他的遭遇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

我大步走出了石洞，鼓掌而笑：“真有情调，也真浪漫，朋友你怎么会在……哎！你怎么啦？”

只见那人浑身一震，急转身以手指我，发出短促的“啊……啊……”叫声，仰面朝天摔了下去。

我才明白，我贸然出现，突然说话吓坏了他，急忙奔过去，抱起他，才看清他原来是个干瘦的老头。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瘦长的脸上此刻痛苦地布满皱纹，蹙成一团。他咝咝地吸着气，哆嗦着把手臂弯过来，拼命地指指他的上衣口袋，嘴唇抖动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立刻去翻他的上衣口袋，从里面找出葫芦状的一个小瓶，是咱们中国的“速效救心丸”，便立即倾倒出几粒塞进老人的嘴里。毫无疑问他是被我吓得心脏病突发了。望着僵硬躺在地上的老人嘶嘶地大口吸气呼气，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快逃，要是出了人命那我可就惨了。本能在提醒我。我抬头看看四周，其实用不着看，谁会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呢？只有像我和这个老头这样的穷光蛋！来美国以后，我碰到不少几乎是一贫如洗的中国老人，他们也从来不买医疗保险。这要是被他缠住了，那我就要和他一起完蛋！

四周静悄悄的，东方的天空越来越亮，森林里一棵棵粗壮的大树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挺拔伟岸的雄姿，白雾在林中飘荡，梦一般地缠绕着、波动着。草地上湿漉漉的。

老人忽然停住了吸气，发出一声沉重的呻吟。那声音令我拔脚就逃——那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喘息。他的脸像天空一样灰白发乌，两只手痉挛地曲抓着，并且不停地哆嗦。他要死了，他马上就会死去！我下意识地猛跑几步，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格格声，扭头一看，那老人已经高高地扬起手，头用力向上勾着。那格格的声音就是他喉咙里发出的求救声。我才突然意识到救人要紧，何况他是同胞。我不再犹豫，转身又奔过去扶起老人背在背上，向附近的医院跑去。

柯普尔大夫嘟嘟囔囔地放下听诊器，弯下腰翻开老人的眼皮，用微型电筒照一照，随即关掉电筒，扔在一边，向上伸出

粗壮的双臂打个哈欠。那姿势使我想起动物园里的大马熊。

“柯普尔博士，会有问题吧？”我惴惴不安地问。刚才我背着老人跑到一家医院，首先就问我老人是否有医疗保险，我猜想老人没有，便直说，立刻被拒之门外，此时我真害怕又被撵出去。

“没事了，”柯普尔大夫宣布，“你父亲的心脏糟透了，最好留在这儿观察几天。请你把前两个月内做的心电图和诊断记录全部带给我。顺便问一句，你父亲有医疗保险吗？”

又是这个问题，我噤着不知怎么回答。

柯普尔大夫并没有等我的回答，转向值班护士，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什么。我只听懂几个字，似乎是钱、东方人、住院手续什么的。柯普尔大夫又拎着包出门开车疾驶而去。我想他大概是急于回家再睡个回笼觉。

仅凭我的 50 美元是不够治疗费的，更不要说交住院押金。值班护士一边打哈欠一边不耐烦地冲我翻着绿眼，请我过去填卡交钱。我只好动手翻老人的口袋，希望能找出他的医疗保险单，但没有。老人口袋里一共只有 43 美元，妈的，果然比我还穷！

值班护士终于忍不住冲我嚷嚷起来：“请你快些。医疗费 40 美元，急诊费 40 美元，药品费 25 美元，氧气费 15 美元，住院押金 200 美元。”

我身上的汗使衬衣粘在后背上，特别难受。他妈的柯普尔翻翻眼皮、听听心脏，就要这么多钱！我堆起笑脸，与护士小姐商量：“来得太急，忘了带支票。能不能先住院，我上午即送支票过来。”我尽量咬重支票这个词的发音，以显示自己是个有钱的主儿。

绿眼睛护士小姐看看我，冷冰冰地说：“治疗急诊费立即就

付。”

我倾囊而出，加上老人口袋里的钱，一共 94 美元递了过去。护士小姐又翻翻绿眼睛。我努力挤出灿烂的笑容，尽量以自信的语调告诉她，马上就会送钱过来。后背上已开始出汗，这次可不是因为背老人累的了。

她鄙夷地撇撇嘴，却伸手接下钱，喉咙里轻蔑地咕哝一句：“穷鬼！”

我假装没有听见，看着她填卡片。

“姓名？”她问道。

我急忙打开老人的护照，“叫高……高……高平一郎。这家伙是日本人！”我大声嚷起来。

“你说什么？”护士小姐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那一天的下午，我踉跄在休斯敦西区 12 大街上。这里是中下阶层人士居住的地方。大多数居民都是工薪族，还都在上班。街道上除了一辆辆疾驶的小汽车外，几乎看不到行人。

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奔波到现在，工作还是没有找到，只落得身无分文，腰酸腿疼，肚子里咕咕直叫。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只有午后的太阳慷慨大方地把热辣辣的光线洒在我的身上。我趑趄在街边，看见街那边墙脚下四个黑人乞丐正在晒太阳喝酒，真使我气愤不平：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到处找活干的人饿得眼睛发蓝，而不干活的人却还有酒喝！

先到詹森·班尼尔的家去弄点吃的，饿极了也就顾不得脸面了。我拔腿向他家的方向走去。再说总得借点钱回斯帕莱尔学院，我的 50 美元早晨就那么不清不白地花在那该死的日本人身上，一想起来就令我感到实在是一个倒霉背运的冤大头。

穿过几条街，我已经浑身虚汗，是饿的还是累的，也分辨

不清。这时，我在路边发现几个垃圾袋，一股强烈的愿望促使我在走近它们时，装着无意似的用力踢翻了一个。

天爷，那里面滚出来一包饼干，好像是上帝特别赏赐给我的。一整包没有开封，躺在那里那么耀眼、诱人！

我继续向前走了几步，那饼干的诱惑力使我再也挪不动步子。我仰面朝天，默默地念着：老天，是你太不公了！我不是第一次捡别人扔的东西吃。可让我来美国捡垃圾，你太无耻太戏弄人了！不是我自甘下贱，不是的！不是的！

我四下里张望一下，街道上除了汽车以外，没有一个行人。我立即折回头，走到垃圾袋旁迅速捡起那包饼干，贼似的直蹿进街外侧一片树林时，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心里充满着激动和喜悦。

我颤抖着手撕开包拎出一块饼干，下意识地吹吹上面的灰，放进嘴里，很香，只是有点“绵”了。

我安慰我自己，这没有什么，这只是偶然的。我还不至于混得连口饭吃都没有！我的存折上还有三千多美元呢。我只不过是偶然没有带钱罢了。再说这算不了什么！

但是我的眼泪仍然向外流。

我狼吞虎咽着，漫无目的地看着四周。看到街那边“柯普尔博士私人诊所”的招牌，我才明白又转回来了。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找那个倒霉的高平老头去，为什么我要为他付那50美元。就算当时事出紧急我付了钱，现在他家里也该来人替他付钱了。我垫付的钱也该还我才是。这儿是美国，不是中国。

一口气吃掉半包饼干，嘴巴里干得厉害，我也下定了决心。

我走进诊所。那个绿眼睛护士还在，正和一个胖胖的白发女子唠叨着什么。她认出了我，十分友好地冲我一笑，用悦耳的英语说道：“午安，先生，你的父亲现在很好……”

“他在哪儿？”我打断她。

“左边第二间病房，”她一点也不介意，向我指明房间所在。
“你的父亲上午……”

我转回身来，再次打断她：“小姐，你弄错了。早晨我已经告诉过你，他不是我的父亲，他是日本人，而我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中国留学生，是一个穷鬼！”

她的嘴一下张成了O型，然后说了一声：“真对不起，我以为……我为我早晨的错误向你道歉。你救了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并且帮他付了钱……”

我没有再理睬她，径直向病房走去。

高平一郎斜靠在床上，用枕头垫在头下，并且用枕头裹住了花白的头发和耳朵，只露出多皱的瘦脸。两只像皱纹一样的眼睛陌生地看着我。

我将半包饼干放在他的床边柜上：“高平先生，首先向您道歉。早晨在山洞外吓着您的是我。不过，我可不是故意在那儿要吓您的，我是在……”

他笑了，笑得很慈祥：“是你？这么说是你救了我？”他一开口吓了我一跳，他的汉语流利纯正得令我吃惊。“你不应该道歉，是我给你添麻烦了。请你务必接受我的真诚感谢！”

他挣扎着要起来向我行礼。我急忙上前按住他，“不，不，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你不必起来的……”

“你请坐，快请坐。”老人热情洋溢地说，不再挣扎要起来。

他的笑容，他的衰老，使我心中本来聚集的一腔窝火慢慢地熄灭下来。我坐在他的床边心里开始重新盘算如何向老人开口讨钱。无论如何，是无法将眼前的这位老人作为发泄对象的。他那满脸黧黑的皱纹沟壑纵横，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在野外工作了一辈子的人，那青筋暴露的手，还有那领口处露出的松弛皮

肤，都说明他是辛劳了一辈子而不是享受了一辈子。我心里有了一丝犹豫，不知道怎么开口向他要回那 50 美元。目光犹疑中，我瞥见了床柜上我放在那儿的半包饼干，顿时使我打消了那一丝丝不好意思。妈的，自个儿都混到了捡人垃圾充饥的份上，还他妈的助人为乐！我又鼓起了勇气，正要开口，高平一郎忽然神秘地“嘘！”了一声，示意我禁声，然后悄悄地对我说：“哎，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我茫然地点点头。

“请你帮我买包烟。这个破地方不让我抽烟，我都快要急疯了。拜托你，帮帮忙。”

我愕然，转念一想，正好乘机要钱，便说：“好吧，不过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我现在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高平一郎迅速地从床铺垫子下掏出一细卷钱递给我，“我早已准备好了。快去，别让波斯猫发现了。拜托了，请务必要快。”

我只好去替他买香烟。回来的时候我再次下决心见到他立刻就说要钱，不再和他纠缠。当我把香烟递给他时就说：“高平先生……”

他接过香烟立刻塞到枕头下，紧张地打断我的话：“波斯猫没有发现吗？”

我有些恼怒，略略提高了一些嗓音：“高平先生，我来找你是有一件事。你也许知道，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我靠自己打工挣钱上学。可是，我已经五天没有找到工作了，而学院里的春假就要结束了，我的每一个美元都是十分宝贵的。所以……所以……我是来向你索要早晨我替你垫付的……那 50 美元的。”

高平一郎脸上现出疑惑的表情，慢慢地又倚在床头上，“你是说……你是来……你不是来看……”